郎潛紀聞

郎潛紀聞卷九

鄞　陳康祺著

李文貞公光地以直撫入相桐城方侍郎苞叩之曰自入
國朝以科目躋茲位者凡幾公曰屈指得五十餘人侍郎曰甫六十年而已得五十餘人則其不足重也明矣望公更求其可重者見望谿集以文貞名儒名相媲迹臯夔侍郎猶勉之如此後之人儻經綸理學不逮文貞萬萬者復以諛言日至讜論無聞或純任權術或曲謹小廉依恃寬大自命賢相恐鼎折覆餗之譏不待終日

矣可不危與

高宗御筆偶仿李迪雞雛待飼圖墨刻

頒賜直省督撫並

諭廣爲摹刻徧及蕃臬以下有司各官俾知留心民瘼

勉奏循良

聖天子在宥如傷雖游藝餘閒而誠求保赤之懷寓諸

楮墨凡爲

本朝臣子有牧民之責者念之哉按孟子有受人牛羊

求牧與芻之喻宋儒黃勉齋先生宰臨川時有云邑民

猶雞雛也令其母也

聖意蓋卽本此

吳文節公文鎔督學中州時祥符劉氏同胞四人同案充學官弟子後皆成進士亦佳話也

嘉慶以前會試總裁多一正兩副咸豐以前順天主考或兩正兩副或一正兩副自嘉慶已未科後春闈同治甲子科後京兆闈無不一正三副此亦科場故實所當知者

粵匪踞金陵士夫陷賊中者多以節烈著聞副賊楊秀清嘗設策開偽科逼多士賦詩題曰四海之內皆東王有諸生鄭之僑者作詩痛詆起句云四海皆清士安容

鼠輩狂人皆思北闕世忽有東王賊大怒支解之廩生張繼庚佯與賊暱結爲內應七上書向忠武公復親謁公營圖反正會大雪失期會事洩被拘賊窮治黨與榜笞刺爇身無完膚終不累一人賊復餌以甘言乃請示僞官冊指其悍者三十餘人賊皆立斬之既而悟始磔君君臨刑作絕命詞有云拔不去眼中釘嘔不盡心頭血吁嗟窮途窮空抱烈士烈殺賊苦無權罵賊猶有舌詞及上向公書江甯人至今猶傳誦又諸生夏宗銑者賊脅就試終卷有罵賊語亦被磔又張君同謀金和賈鍾麟李鈞祥何師孟皆諸生章布嘗引官兵入伏城中

夜起殺賊以有備不得逞後不知所終嗚呼江甯之變大府帥駐兵小孤山聞警失措全軍譁潰坐失長江天設之險迨雄城繼陷身死與申碧血模糊幸厠忠義而東南人士翩翩衣冠科目中人至有以五色布裹頭署軍師旅帥僞銜偷活草閒受昏制謬封而不惜者迄今中興二十年度此輩亦大半槁項死以視諸君子艱難求濟慷慨殉生薄祿未霑大義是荷其輕重之區豈直泰山之於鴻毛哉

乾隆間南昌涂侍郎逢震以一甲第二人及第由編修充宣諭化導使未散館授中允歷侍讀署學士充講官

直
上齋擢內閣學士升工部侍郎自釋褐至卿貳才兩載耳儒臣遭遇之隆莫與爲比蔣心餘太史作公墓誌稱其生有異稟內行純密通達政體曲盡人情
先朝不次之恩蓋有自來矣
咸豐六年河南學政俞蔭甫編修樾奏請援蘧瑗之例以鄭公孫僑從祀
文廟兩廡又請孔子兄孟皮配享
崇聖祠
詔下禮部議皆如所請

編修賓萌集中載
文廟祀典議略曰今所傳毛詩故訓傳者大毛公亨所
爲也大毛公之詩其源出於子夏鄭康成本之而爲箋
孔穎達因之而爲正義乃
文廟從祀有小毛公萇而無大毛公亨非先河後海之
義宜增入者一又曰漢大尉南閣祭酒許愼學於賈逵
從受古學著說文解字十四篇凡古文舊說散失無傳
者賴其書猶存什一鄭康成注禮嘗徵引及之愼又著
五經異義貫通經學著述非一而說文解字一書猶爲
言小學者所宗今春秋有事

文廟愼不得與配享之列無乃闕與宜增入者二編修又有孔忠移祀崇聖祠議略曰家語稱孔忠字子蔑孔子兄子郎孟皮之子今從祀大成殿東廡位在狄黑下公西葴上然忠乃子思子之從伯叔父子思子爲四配之一祭於殿上而孔忠祭於廡揆之倫理有未順焉伏思顏路曾晳並孔子弟子今不祀兩廡而入崇聖祠者避其子顏子曾子也孔忠於子思非父子然禮曰兄弟之子猶子也康祺案古人於兄弟之子無不稱子者漢書疏廣疏受傳可證也竊謂孔忠宜移祀崇聖祠以安子思之神云云編修自中州罷歸閉關抱經譔箸繇富其抗議祀典多有根據甚愜士

心

和珅在政府時上海曹劒亭侍御錫寶上書論劾同朝多咋舌者侍御至熱河待罪

純皇帝召入諭之曰爾讀書人不讀易與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侍御叩頭流涕而出至

仁廟時事益大白璽書褒美天下咸歎遭際

聖明直臣非不可爲也詳見卷四

戴簡恪公敦元官司寇日朝士呼爲破敗書厨以公萬卷羅胸而麤服敝車外觀極寒儉也康祺初入西曹聞司員中前輩言之

咸豐中以蜀漢漢壽亭侯關公靈應尤著
制詔禮官晉之中祀於是廟制與句龍棄孔子侔盛比
尊牲牢舞佾靡不登進崇極大神之義蔑以加矣
本年晉豫奇荒畿輔亢旱
朝廷議蠲議賑大沛恩施下詔責躬至有天降鞠凶何
不移於宮廷之語二月初五日
諭內務府將宮闈應用之需力加裁減省節浮費以益
賑需閱近日
兩宮皇太后率
皇上露禱長跪至三四時之久仰望星月皎然至於慟

哭舊例祈再疏文由翰林院撰擬此次特

命南書房恭進辭語迫切幾踰桑林之禱具名稱臣某某氏某某氏率子男某某亦創舉也（南齋撰進稱妾臣御筆去妾字）我

聖毋敬天恤民側身脩行如此眞乃女中堯舜內外臣工若復因循泄沓上損天和何以自容於覆幬與（時光緒四年戊寅）時下詔求直言士氣頓奮封章日繁翰林院侍講張佩綸請殺四川提督李有恆吏部主事趙林請斬烏魯木齊提督成祿（二弁皆縱兵殃民經奏參者）佩綸與司業寶廷編修何

金壽皆請

訓責樞臣學士黃體芳參戶部尙書董恂屯膏召怨請

屛斥奸邪洗馬廖壽恆參大學士李鴻章侈泰因循左

右無一正人請

旨訓誡體芳摺雖因措詞過當付吏議旋蒙

寬宥其餘條陳善政指畫賑務者不可枚舉可見省臺

袞袞直節夏多博問周咨原可收芻蕘之益聞二三貴

人尙有謂新進建言徒淆

朝廷耳目者噫

嘉慶丁卯程鶴樵國仁以御史典試陜甘次年戊辰其

子小鶴太史家督繼之父子連科典試一省亦佳話也陝生有張樹德者鶴樵賞其文已入彀矣次場不合例被黜因附刊張作於魁卷後語其子以謂交臂失此才次年果得售蓋郎乃翁擬中之名次也丁卯正主考爲姚伯昂侍郎元之侍郎喜談因果尤重師生之義嘗以爲文字淵源三生夙契雖父子不能相假云事見池上草堂筆記

宛平劉少司空鍾宛

國初以秘書院學士出撫山東旋晉秩工部侍郎告歸八年方値杖家之歲時已有子女二十八人內外孫十一人一門羣從章綬鼎盛可謂殊榮曼福備於一身已

吳江徐虹亭秀水朱竹垞二先生少負才名定交輦下後同被徵同入史館相宅同居虹亭就徵之日屬友繪楓江漁父圖竹垞題詩有驚起沙鷗定相笑黑頭末稱作漁翁之句又塡摸漁子詞前調云怕白水撈蝦紅闌鬭鴨與爾便無分後調云料八測塘邊三高祠裏讓我醉眠穩既而竹垞謫官虹亭亦言歸所居雖壞畫江浙然郵籤百里而近朝掛席而夕抵其廬一舸往還互商舊業白頭二老隱繫東南文獻之傳後生望見者咸以神仙目之徐朱本姻戚虹亭七十時竹垞往祝因命工爲二老垂綸圖

康熙庚子竹垞偕粵東詩人屈翁山會飲杭州酒樓拍浮屢日大醉題壁云毋輕視此樓秀水朱十南海屈五曾留此信宿後有登者作仙人黃鶴樓觀可也庚子九月晦日余謂是乘出自竹垞自是雅事若末生晚學妄擬前輩風流便狂放不可嚮邇矣李太白着宮錦袍醉眠長安市上純是爛漫天眞千古豈容第二人裝點此番舉動

崑山三徐之太夫人亭林先生女弟也世稱其教子極嚴課誦恆至夜午不輟三徐旣貴每奉命握文柄太夫人必以矢慎矢公甄擢寒畯爲勗太夫

人未六十立齋已登九列持節秦中所識拔多知名士
健庵以編修總裁北闈果亭以編修典試吾浙亦無愧
金篋玉尺皆母敎也太夫人三子皆登鼎甲一女歸長
州申菽旆中江南省元錦韜象服牙笏盈牀
國初至今將三百年閨閣中尚無與比肩者
漁洋先生司李揚州文士輻輳弦詩角酒無虛日餘韻
遺風足爲風塵吏增色聞先生妻張夫人實賢耦閨人
許珌以會試入京師道出邗江金盡告急先生無以應
有憂色夫人遂脫跳脫於腕徐夜者字東癡隱居東皋
鄭潢河上貧且老雖凍餓不以干人會大風雪夫人出

絜帛謂先生曰君得毋念徐先生寒乎曷以遺之其賢敏若是

江西南昌學所刻十三經注疏四百十六卷卷末各附校勘記阮文達公巡撫時捐貲校刻者也校勘記雖梓於江右實成於吾浙蓋公撫浙時出舊藏宋版十行本十一經及儀禮爾雅單疏本爲主更羅致他善本屬詁經精舍高才生分撰成書易穀梁孟子屬元和李鋭書儀禮屬德清徐養原詩屬元和顧廣圻周禮公羊爾雅屬武進臧庸禮記屬臨海洪震煊春秋左傳孝經屬錢唐嚴杰論語屬仁和孫同元惜南昌刋版時原校諸君

大半星散公亦移節河南刊者意在速成遂不免小有舛誤云

人但知南昌學藏注疏以爲西江文物之幸按大興翁覃谿先生方綱督學江西時嘗合平生所見錢唐黃氏如皋姜氏金匱錢氏摹嘉平石經一十二段殘字六百七十有五勒於南昌學宮詳見復初齋集及兩漢金石記

昭代魁儒後先持節古今瓌寶萃於一區固地運使然亦可見乾嘉時承平氣象二三公卿振興風教乃如此

宋建安余靖本列女傳舊有圖繪相傳出晉人手顧廣

圻千里嘗影雕而去其圖道光間阮公子福重刻於嶺
南而文達第九女季蘭補爲之圖可謂清門韻事矣按
棲霞郝蘭皋比部懿行之夫人王照圓嘗注列女傳今
附刊比部全書後而錢唐汪小米舍人遠孫淑配梁瑞
亦嘗校注付梓三閨秀時代相近並有功於是書彤管
清嶶一時鼎峙韻矣哉
謝山先生以翰林改外宦情頓淡李穆堂侍郎勸其就
銓先生呈以詩曰生平坐笑陶彭澤豈有牽絲百里才
秫未成醪身已去先幾何待督郵來後
高宗南巡梁文莊公將薦之亦以詩代柬辭謝有故人

代我閩情處莫學瓊山強定山之句名山著書自有千古韡塵手版豈我輩所優爲僕爲飢驅孟浪一出洵有愧鄉邦先正多多矣

道光二年壬午秋九月巳丑夜二鼓粵東省垣西關火火作而風始於第七鋪餅肆夜中踰打銅街庚寅晨及十三行日晡及杉木欄是日風甚夜愈甚翼日辛卯食時風息火熸凡燬街七十餘巷十之房舍萬餘間廣一里縱七之焚死者數十人蹂而死於達觀橋者二十七人鬱攸之災百歲翁歎爲未有按粵東是時番船漸通洋商初盛珠貝瓌貨族於西關酒海肉林褕衣珍食起

家屠僧淫侈亡等夫殆怒其妖邪使海市蜃樓盡付於祝回之一炬垂戒不可謂不嚴無如醉夢中人頑不知惕以致逆氛祆教漸染東南閱數十年而未能湔滌可哀也已按

國初乾隆而後淮綱日盛揚商奢靡甲九州致有三十五年十二月儀徵鹽船之燼及粤寇之亂受禍最深牢盆至今衰落今日之粤東厮養公卿狗馬紈袴徒手百萬家陶白而戸程羅盛極必衰豈果無閉關絕市之日與

雷翠庭副憲鋐立朝謇諤貞介絕塵其雅量亦不可及

家居時客至三呼從人捧茶來未應公亦怡然或問之曰在家廩給薄此輩自懶於趨承耳

道光二十一年西人踞吾郡掠耕牛爲糧一酋方屠牛忽一牛突起角出酋肝腸血涤涤倒地羣酋奔救皆受創十餘輩莫能制乃列陳排銃與牛戰牛始死明年陷乍浦一酋乘馬率羣醜沿江行入海鹽界之白沃廟馬忽顚酋墮酋故趫捷再騰上再墮酋大怒將復起馬亟反身踞酋腹舉前蹄擊酋酋斃馬乃狂奔羣酋駭潰海鹽獲全馬亦掠之中國人者錢唐戴文節公熙習苦齋集記其詳稱之曰

國畜題之曰二忠嗚呼誠不媿已凡物同類者必相嚙異類者必相仇相嚙者媢之惟恐其不懽相仇者殘之惟恐其不力是一馬一牛觸犬羊之羶穢不能須臾暫忍必出死力以與之爭衡雖戴角披毛殆蚤具人性者與

相傳翁覃谿學士垂老康彊目力尤勝六七十時猶能於燈下作細書閱蠅頭字不假靉靆每歲元旦必用西瓜子仁書四楷字五十後曰萬壽無彊六十後曰天子萬年至七十後猶能寫天下太平云可謂異禀按翁氏家事略記載英和按云先生每於一粒胡麻上作一片氷心在玉壺七字則尤爲神技矣

賈氏郡齋筆乘記富陽董文恭公晚歲每元日朝賀歸第坐廳事於脂麻一粒上莊書天下太平四字豪芒彪炳

藏文節公熙以書畫供奉
南齋道光戊戌被
命視廣東學陛辭日
宣宗諭之曰汝畫筆清絕然胸中目中祇是吳越間山水此行獲覩匡廬羅浮之勝巉巖演迆雄麗奧曲別有一種奇致於畫理當益進汝品學朕素知公餘游藝兼可成全老畫師也公謝而出迻次遇名勝輒研弄丹墨

須自上方
世宗御書碑文勒石禮部奏請遣官祭告
特詔皇五子承命以行漢唐以來無此隆儀茂典也
雍正五年漳泉大饑仙游太學生徐方寶賑米八千餘
石歿於積勞經福建總督高其倬巡撫常賚
奏聞
特給帑金建坊有司虔造牌位入祠致祭
欽定善勞可嘉匾額蔭一子入監讀書
蔡文勤居家時手勑家規十六條懸之祖廟皆敬宗收
族簡便易行者約鄉鄰三百餘家公禁賭博宗親州里

翕然從之風俗爲之一變雍正五年漳泉饑公適假歸道經江浙貸貲買米數千石抵漳平糶全活極多名世大儒有益鄉國如此

錢唐王文莊公賜第在護國寺西藤陰雜記云張文和史文靖先後居此文靖公歿始賜文莊公內直二十四年以除夕蒙賜福字二十四懸掛其間曰二十四福堂外無餘地公子請曰此後拜賜何以置之公曰別置一軒名曰餘福而公不久捐館語竟不遂見雜記及公族子曇煙霞萬古樓集詩注

相傳王漁洋戲贈南海程駕部可則詩有行到前門門未啟轎中安坐喫檳榔之句時正陽門五更啟鑰專許轎入京官無坐車者也藤陰雜記稱京官向乘肩輿杜紫綸始乘驢車嗣後漸有騾車然幃幔樸素且少開旁門者今則無不旁門云云按戴菔塘官京朝在乾隆嘉慶間是易轎爲車之會也余昔聞之老輩云道光初年京官又復坐轎即坐車無不後檔凡輪在車後者曰後檔取其顛簸稍輕乘坐安適自余同治甲子入京所見凡京堂三品以下無乘轎者凡王公勛戚以外無乘後檔旁門車者士大夫不諳儀節幾謂

國家定例則然其實轎貴車廉而後檔旁門亦非老馬孱騾所能勝任也近二三年京曹日窘尋常部院官出無車馬者什九殊不足以自别於齊民而堂堂樞相且日策騾車入東華門內直則公孫宏之故智矣

乾隆初年

上方嚮用儒術尙書楊文定公名時孫文定公嘉淦大學士趙公國麟咸以耆壽名德領太學事相與倡明正學陶楂邦彥六堂之長則安谿官獻瑤南靖莊亨陽無錫蔡德音輩皆一時之儁每朔望謁夫子釋菜禮畢登

講座六堂師率國子生以次執經質疑旬日則六堂師分占一經各於其齋會講南北學絃誦之聲夜分不絕都下號爲四賢五君子

官獻瑤字瑜卿官助教時未通籍也後官至洗馬任陝甘學政時識韓城王文端公於諸生中以爲大器治經不主一家於易主李光地於尙書主蔡沈金履祥於周禮主方苞於儀禮主鄭康成敖繼公吳紱六經三禮咸有譔著在史館日嘗進周禮講義持論侃侃

高宗覽而異之莊亨陽字元仲康熙五十七年進士初官山東濰縣以楊文定公薦始內召嗣又補德安同知

最後擢淮徐海道能文章通算術知徐州府時上書當路大略謂淮徐水患病在壅毛城鋪而徐州壞壅天然減水壩而鳳潁泗壞壅車邏昭關等壩而淮陽之上下河皆壞方今急務宜開毛城鋪以注洪澤湖則徐州之患息開天然壩以注高寶則上江之患息開三壩以注興鹽之澤則高寶之患息開范公隄以注之海則興鹽泰諸州縣之患俱息當路不能用頗韙其言高安朱文端公嘗謂獻瑤曰吾老矣斯道之託是在吾子

高宗朝嘗命六部九卿京察自陳各舉一人自代閣學李清植舉亭陽時論以爲允康祺按獻瑤官學正時執

業於漳浦蔡文勤桐城方侍郎之門亨陽則李安溪高足弟子蓋眞儒志業命世經綸薪盡火傳淵源有自云國初吳江朱鶴齡長孺屏居著述說經無雙其所著毛詩通義與同縣陳啟源之稽古編互相訂正其禹貢長箋旁通曲證亦幾與胡氏錐指齊驅集注少陵義山詩盛行於世頗足充藝苑之貲糧供文人之游獵華實兼備未易才也頃覯松林文獻稱其遺落世事晨夕一編行不識路坐不知寒暑人多嗤之曰愚因以愚菴自號專精若此宜其直造古人與

錢唐沈端恪公近思性恪謹每上封事先期簡閱衣冠

鍵戸密書書畢蒲伏再拜而起家人問何事輒答以他語敬慎不泄如此雍正朝耗羨歸公之議自山西大吏發之

諭旨令九卿會議公廷諍諤諤同列震悚

世宗嘉其誠剴不以爲非遇事敢言又如此公擬論陸

清獻當從祀孔廟康祺亦謂公所學之正立朝之忠雖

配享兩廡亦無愧云

康熙朝擬開大科時秀水朱彝尊無錫嚴繩孫富平李因篤吳江潘耒皆以白土入史館世稱四大布衣

乾隆丁未春禮部尚書某掎摭王漁洋朱竹垞查他山

三家詩及吳蘭次長短句內語疵奏請毀禁事下樞廷集議請將曝書亭集壽李清七言古詩一首事在禁前照例抽毀其漁洋秋柳七律他山宮中草絕句及蘭次詞語意均無違礙擬奏上報可時管侍御世銘方內直實主其議也見韞山堂詩集注

乾隆癸丑西洋嘆咭唎國使當引對自陳不習拜跪強之止屈一膝及至

殿上不覺雙跪俯伏故管侍御韞山堂詩有一到

殿廷齊膝地

天威能使萬心降之句康祺憶
穆宗親政後泰西各國使臣咸請覲見先自言用西禮
折腰者三不習中國拜跪通商衙門諸大臣曲意從之
惜無舉前事以相詰責者
高宗睿性聰強邃於樂律凡樂工進御鈞天法曲時換
新聲每盼晴則令奏月殿雲開之曲
乾隆甲寅
上幸灤陽少司農松筠都統尚安均以奉使直隸阻水
輒令地方官開倉撫恤一面奏聞得
旨嘉獎之

諸城竇總憲乾隆間由閣學出爲河南學政丁憂歸甫
逾年
上以南書房缺人
命山東巡撫傳
旨起公公泣辭曰光鼐在衰經中不敢奉
詔巡撫屬公陳謝公又曰不祥姓氏不敢内㷀敬煩代
奏
上聞而韙之

郎潛紀聞卷九終

郎潛紀聞卷十

鄞　陳康祺著

管侍御韞山堂詩集有扈

蹕秋獮紀事三十四首其自註詳悉有足備掌故稽職

守者備錄於此獅子園爲

高宗降生之地常於

憲廟忌辰臨駐　凡

車駕出麗正門隨從百官皆立班　軍機帳房例在幔

城之左　凡

駕由左門入在直章京皆立班　宮眷輿輦後扈亦有

豹尾親王以下皆引避故稱關防　機庭印鑰例由大
臣中行走最前者佩帶取用以金牌爲合符始付鑰
凡較射中四矢者
賜帶孔雀花翎　凡
詔草經硃筆更改例應另紙恭錄惟廷寄
諭旨多
命即以硃發　凡
一旨而傳諭數人者進呈旣下照書各寄謂之分寄
凡
御筆增改遵錄他本謂之過硃　機庭總簿謂之隨手

簿檢查舊事必按各年隨手簿索之　凡直省方面開
缺先由樞臣書人而空其名以待
御筆填注　凡引
見記名各員吏兵兩部以綠頭牌交軍機照錄入存記
匣隨時進
御　凡直省奏請遷除當
上意者雖交部議仍
命存記部本上時議駮亦擬
旨準行　凡
行在召見軍機大臣恆在晚膳後　凡撰擬

詔旨六七道以上者輒
命隨成隨進　前引大臣將近宮門例釋弓箭　凡
頒賜軍機章京例視三品京堂　每
車駕在道當直者例滿漢各一人帶要件先候於尖營
以備承
旨　上直有一人最早者謂之早門散直有一人最晚
者以宮門下鑰爲度　周廬夜直兵弁統謂之珠車
凡圍場
上未發矢莫敢縱鏑惟突圍之獸從官先射　哨鹿者
戴鹿冠作鹿鳴　進哨之後不許屬車先行恐橋道有

不虞也　國語以隨豹尾爲跟穆音尖營爲烏墩　圍場以西去以東還　行衣不掛朝珠還則仍繫　扈蹕初歸例得休沐七日　凡內直各官皆進乾清門惟軍機直郎許兼由內右門出入

吾浙詩派竹垞先生後必以懷清堂爲大宗康熙五十二年西厓以少宰兼掌院赴熱河謝

恩滿掌院揆敘適侍班

上垂問曰湯右曾工於詩有刻成者可令進呈揆奏刻者未之見右曾昨在臣寓有所作文光果詩

上命取閱隨

御製一首賜和中有叢香密葉待詩公之句舉朝傳誦諸鉅公羣然屬和世遂稱西厓爲詩公天章雲爛秀映河山鼓吹隆平儒臣罕遇者也

秦少司寇瀛小峴山人文集中諸城竇公墓銘後有少寇自記云公自浙江學政以左都御史召還一日富陽董公手執公所書金字扇大學士和珅見而語董公曰寫金字善用金無如竇東皋者遂取一扇屬董公代乞公書余適趨過董公曰秦君固善東皋先生者盍屬之因以屬余請於公公書就授余還之書款稱致齋相國自稱晚生某蓋遵舊例致齋珅號也一

日和珅
召見出語余曰子見東皋告以有
御製文命其製序散直後即來領是日公隨詣珅宅領
歸撰序呈進公没後編修洪亮吉上書言事以前在
尚書房嘗被公指斥附劾公交結和珅書扇稱師生自
稱門生其誣公實甚此事關公大節不可不辨云云康
祺案諸城風節峻崿奪情不起自不至媕婀選懦如吳
省蘭輩況小峴侍郎是時適值機庭情景宛然亦斷非
師生黨護之語惟稱稚存太史因同値
上齋曾被指斥懷挾夙怨至誣人於蓋棺論定之餘此

則險巇小人之所爲於太史平生亦殊不類大抵總憲戇直凌人嶽嶽觥觥朝士必多未滿而與和相若離若即又未嘗不稍斂其鋒稜一時衆口詆諆遂有師相門生之謗在太史

禁廷其事所學殊途論古談今兩剛必競一旦偶或浮言未遑代爲剖釋褊心盛氣白簡遽登古來君子與君子齟齬持論過中亦所嘗有畧迹原心固無損二公品學也按小峴傳郎與稚存齊年雅故其表稚存墓昭揭學行原本忠孝推服甚至其文亦存集中然則賓銘書後之詞儻非無稽乎存疑俟考

漁洋先生以詩鳴海內而風骨亦自不可及內大臣明

珠之稱壽也崑山徐司寇以金箋立幅請於先生欲得一詩侑觴時先生未大顯貴怫然曰曲筆以媚權貴君子不爲也遂力辭之先生没後門人私謚爲文介洵不愧云見柳南隨筆康祺按新城得謚出乾隆間

特旨自易名文簡而私謚無人復舉矣

全紅帽罩惟三品以上入

內廷者準服四五品官雖內直不用也

高廟時軍機章京帶領引

見值天雨冠纓盡溼

上問其故金壇于文襄公以體制對

上曰遇雨暫用何妨自是行走軍機處者冠罩無不全紅矣

內閣中書掛數珠自嚴侍讀長明始嚴官中書時充方畧館官以書局在

內廷例許掛珠也見潛研堂文集嚴侍讀傳中今中書不兼館差者無不掛珠矣並舉貢之議敘中書銜捐職雙月中書者亦靡所區別即數十金捐納之科中書亦且一串牟尼項下垂矣展轉僭用又不知始於何時

乾隆某年

高宗謁

陵中途嚴寒
上屢念二麥從官以麥宜寒涼對
上因歎爲君之難旋考試差詩題麥浪得難字時惟李
松雲太史堯棟獨得其解詩中一天新雨露萬頃綠波
瀾十字極蒙
宸賞
仁廟親政李已外任陛
見時猶
垂問及之蓋在
潛邸時奉派讀卷實

手定李卷第一也

嘉慶中濬縣奸民李文成等倡亂濬縣戒嚴知縣事臨桂朱鳳森守城功甚偉丞武進董敏善朱公客會稽余成亦誓與城同存亡事平銓功多所屈抑比道光辛卯董公子似穀朱公子琦同年發解朱以乙未董以戊戌先後與館選而余公子錦淮舉壬辰鄉試辛丑成進士以知縣分發河南題知滑縣皆當時圍城中人也而領解適同是科宰邑仍鄰舊治天有顯道忠義之士足以勸已

文宗登極曾文正公上言請復日講舊典部議格不行

次年咸豐紀元正月遂奉
特旨令翰詹諸臣番上內直候
上親命題目分日進呈蓋
文宗皇帝之倚畀文正付以股肱心膂之任其識拔實
始此
向例武職無三年終喪之制康熙間四川提督何傅以
夔州副將孫斌詳請回籍守制
上聞疏奏沈痛得
旨遂爲定制乾隆二十年江蘇千總傅振邊丁母憂泣
請上官求奔喪守制不許則慟哭求去上官不能留時

尹文端公督兩江爲之入告蒙
特恩準回籍並著爲例按康熙朝旣準武職終喪不知乾隆中傭千總一案何以又煩奏請而至今武營定制參將以下丁憂仍不開缺賈氏郡齋筆乘亦以此爲疑康祺以爲令甲無數改之理殆因康乾以後百年內外時有軍務在承平之日禮順人情即一介粗官何必强抑其天性若遭遇金革則雖閣部文員亦時有奉
旨奪情之舉何況材官武夫原爲彊場爪牙之用哉

寶應朱文定公士彥爲冢宰日嘗語家人曰余生平行事處人皆惟見得定守得定此六字不敢不勉異日益

棺得謚爲定足矣比公薨禮臣擬謚進呈
上俱未圈出
特旨予謚文定一時朝士咸服
聖主之知人亦以見公之自信有素云
溺女之風西江尤甚天津沈封翁世華官是省巡檢所
至有惠政尤禁溺女剴切申諭澆風爲之一變其後長
子峄中乾隆丙午舉人座師爲彭文勤公次子峻乾隆
甲午副榜座師爲曹文恪公秀先孫兆澐嘉慶庚午鄉
舉座師爲陳侍郎希曾丁丑成進士座師爲戴可亭相
國凡封翁孫曾輩掇獲科第無不由江西人暗中識拔

者彰顯如此倘謂非天道與
故城賈參政樸以歲貢生康熙中官廣西同知攝思恩
平越知府惠問旁流幾有賈父重生之目星吏議去職
兩郡士民涕泣徬徨詣大府乞留者萬輩丙戌五月
上以廣西巡撫彭鵬保舉得
旨召問
澹甯居擢知蘇州府閱數月遷江常分巡道蘇州民漸
被循良惜其去任值
上南巡相約具民本保留
聖祖俯察民隱遂調蘇松常鎮太糧儲道布政使司參

政並

特諭帶管蘇州府事

賜御書宜民二字匾額按部民保留地方官例所不許

而賢有司善政所逮黃童白叟臥轍攀轅亦實有出於

至誠者

本朝如陳清端張清恪諸公皆以廉惠得民躋而後起

卒立功名詎非遭際

聖明之幸與

黃河水信淸明後二十日曰桃汛春杪曰菜花水伏汛

以入伏始四月曰麥黃水五月曰瓜蔓水六月遠山消

凍水帶礬腥曰礬山水秋汎始立秋訖霜降七月豆花水八月荻花水九月登高水冬曰凌汎十月曰伏槽水十一月十二月曰蹙凌水河上老兵能言之

舒鐵雲孝廉位大興才人也所著瓶水齋詩集陳雲伯大令王仲瞿孝廉多與唱和鐵雲年十四隨父官粵西與安南貢使賦銅柱詩相贈答傳誦外裔

嘉慶癸亥三省軍務告竣方方伯積由蜀臬入覲

睿皇帝垂問軍務甚悉並

諭朕親政初宮中祈卜占者云三人同心方奏膚功始應經略額勒登保參贊大臣德楞泰總督勒保也見定

遠方士淦蔗餘偶筆方伯蓋其族人云
乾隆間
上方將南巡時浙藩徐澍調補山東
陛覲口奏湖州山水清遠請
翠華臨幸得
旨回浙辦理徐抵任先開城南碧浪湖大興工役一日
召問武進相國程文恭公景伊對以湖州春季蠶忙恐
妨民事立奏停止之
詔徐仍調山左雖由仁言利溥益見
聖德如天吳興士民至今稱頌

坊局官僚升轉定例洗馬名次講讀後長沙劉文恪公
權之官洗馬十六年而後遷時稱老馬嘉慶初戴尚書
聯奎擢此官
召對垂問資俸戴以實告始奉與講讀諸臣一體較俸
之
諭由是洗馬無久淹者見蕉餘偶筆康祺初入京尚聞
有一洗萬古之謔蓋取杜句嘲之以見升遷遲鈍也殆
嘉慶以前舊語又按京官諺語一洗萬古與大業千秋
並稱蓋謂司業升階與洗馬同一濡滯故詞臣均視爲
畏途

嘉慶戊辰會試山東年老諸生
恩賜舉人王服經中式年八十有五總裁富陽董文恭
公揭曉日復
命面奏
天語褒嘉有比梁灝大三歲之譽
殿試改庶吉士
特旨授職還籍異數也康祺通籍之年同譜孟君椿山
齒最高亦籍山東年亦八十
朝殿三試以書不入格屢落人後得
旨歸進士本班用銓選一官河清難俟遂改授教職歸

矣按是科君不中式例可邀
恩入翰林今轉爲名列榜上所誤惜無愛惜人才敬禮耆學如文恭者爲之一達
天聽也
阮文達公撫浙時𠜂設普濟堂手定章程十二條籌貲付紳士經理至今賴之一通衢夏秋施茶水冬施薑湯一施貧民痧痢傷寒瘧癧時瘟丸藥膏丹一每年十二月立粥廠一月一設恤嫠會月給錢文一設收瘞局撿埋枯骨一施舍棺木縣衣一設錢江義渡今天下井田久廢生齒日繁朝廷不能行限田之法宗子又無收族

之方以致豪强者田連阡陌而淫侈亡等貧窶者勤動終歲而俯仰無貲惟興立善舉策畫恆產猶爲抑兼并而扶瘡痍之善術凡有字人之責者幸勿謂煦煦孑孑薄而不爲也此事無關掌故特錄之以爲外吏勸

費武襄公揚古勳業豐隆平噶爾丹功第一其膽識亦正不可及公嘗從

聖祖皇帝之番僧寺番僧中號爲活佛者見

上傲睨不爲禮公卽揮刃斬之

上尤其魯莽公徐奏曰番僧雖貴亦人臣也豈可使無禮於

君前亂我國法使有異術臣抽刃時應早令伽藍按捺不延頸就戮矣扈從者爭服其言自此番僧見
大皇帝彌益恭順
費武襄公以國戚封伯爵大兵征噶爾丹出爲撫遠大將軍既奏凱衆欲露布揚功績公不謂然其奏摺惟言兵至其處迷道其處敗績某處絶糧此行屢蹈危機皆臣失算之故今憑藉
聖天子洪福僥倖成功實非意料所及云幕客皆咎其失禮公曰

天子深居九重如見策勛太易必至好大喜功士卒勞
瘁不可不使
上聞之庶異日無窮兵黷武之患也人皆攝服此與前
一則俱載在嘯亭雜錄內康祺敬按
聖祖皇帝開疆闢土仁育義征決不以平定一隅遽形
夸大武襄公之諰諰過計正足見老成謀國之忠且公
所言大局耳若爲公一身一家計崇封懿戚顯秩殊庸
豈可復有開邊之偉烈公之謙退沈毅如此洵乃上擬
馬伏波下軼曹武惠豈非
國家氣運之隆產茲魁傑與

孝賢純皇后富察氏文忠公姊也性慈儉正位中宮十三載未嘗佩服珠翠向例宮中多用金銀絲索緝成荷包后以爲暴殄歲時進呈純皇帝惟以鹿羔毯緝爲佩囊蓋仿先世關外之製以寓不忘本之意上深加敬愛故文忠父子蒙被恩寵視他戚畹尤摯且久也

宗室輔國公永瑺理密親王孫也好收藏古字畫書籍善於甄別眞僞凡經公品題骨董家輒居爲奇貨汪文

端公嘗延公評隲家藏諸卷軸公撫摩終日默無一言臨行文端送之登車公笑謂米襄陽一帖近眞跡稍宜寶貴文端爲之爽然

信莊郡王如松莊愼親王永瑺同年月日生互稱弟兄本朝漢臣入相或迴翔部寺或歷歷省臺及身侍黃扉大抵皤髮耆碩矣惟陳文肅公大受以大考受上知釋褐甫十年遽拜參知之命人以爲罕

高郵王氏祖孫父子篤志傳經爲本朝儒門之冠其立朝亦卓有聲績不墜家風文肅公

安國清操冠時每日出內直家不舉炊挈幼子同輿市餅餌數枚以代蚤膳履懿親王與之善嘗資助之公辭不受曰忝在九列不敢與王私交也公子石臞觀察念孫仕諫垣時以彈和相著聲望公孫文簡公引之則履道廣深風槩明遠明刑典禮獨持大綱蓋三世清譽百年喬本體用兼備讀書之收效宜然彼劉歆戴聖輩抗顏大師望實俱隕恐仍是緣飾經術澤古不深耳

榮恪郡王綿億榮純親王子也純王少聰邁嫻習騎射

國語

高宗極鍾愛焉純王早薨而王又孱弱

睿皇帝因令行走
乾清門以習勞勦然其疾終不愈也自幼喜讀書朗誦
經史如瓶瀉水周秦諸子亦能背誦不遺遇大節尤侃
侃嘉慶癸酉之變王方扈從聞變泫然曰
上爲吾輩何人卽論親誼亦當代分其憂況
萬乘之尊乎因請獨對勸
上速回京師以維人心
仁宗首肯卽日
迴鑾自此益重視王嘗曰朕諸姪中惟綿億骨肉之情
尤篤也逾年王以勞瘵卒不起

上痛悼之
國初與俄羅斯立約往來不强之修表納貢彼此關會不用詔旨惟理藩院行文於其瑪玉斯衙門如有司咨牒狀蓋早恐後日梗化不至有傷國體也
本朝漢臣文武不相移易故池北偶談記朱衣客以道員改總兵一事嘯亭雜錄記劉清以運使改總兵一事以爲罕異近十年中蔣中丞益澧始爲武員張軍門曜始爲文員已稱奇才至楊制軍岳斌由湘鄉把總起家官至陝甘總督且適與嘉慶間楊忠武公遇春同姓同起行伍同任兼圻同督陝甘先後若出一轍咸同軍興

一人而已

乾隆朝三文敬公保以繙譯進士出身歷任封圻入拜東閣大學士公性愚闇不悉吏事在外不飭簠簋時人比之李昭信而庸劣過之然幼讀宋儒書大節不苟癸未夏

純皇帝巡幸承德府公時任直隸按察使扈從至密雲霖雨數日河水暴漲

上欲乘騎渡河公叩馬諫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況萬乘至尊豈可輕試波濤使

御駟有失何可追悔

上以滿州舊俗宜親習勞勩以揚武勇爲言公曰
皇上此行奉
太后乘輿同至卽使
上渡河安便獨不識
慈輿何恃以濟
上動容爲之回鑾又督浙閩時浙撫王亶望旣丁艱自
以督辦海塘爲言奪情視事亦不遣眷屬回籍公惡其
蔑倫密疏劾之王因此獲罪公嘗爲
上書房總師傅手集古今儲貳之事曰春華集覽教習
諸皇子詞雖弇陋爲成親王所譏然不失師保之體故

卒後
特賜謚文敬豈取責難於君之義也右見禮親王昭槤
嘯亭雜錄王爲公女壻其褒貶當不謬云
雍正中滿州副都御史缺出
憲皇帝命九卿密保鄂文端公奏許公希孔忠直可任
上曰彼漢人礙於資格文端曰風憲衙門爲百僚準的
臣爲
朝廷得人計不暇分滿漢也
上可其言踰年始調漢缺
錢唐洪太學昉思昇著長生殿傳奇初成授內聚班演

之
聖祖覽之稱善
賜優人白金二十兩於是諸親王及閣部大臣凡有宴會必演此劇而纏頭之賞殆不貲內聚班優人請開筵為洪君壽而即演是劇以侑觴名流之在都下者悉為羅致而不及某給諫給諫奏謂
皇太后忌辰設宴樂為大不敬請按律治罪
上覽其奏命下刑部獄凡士大夫及諸生除名者幾五十人益都趙贊善伸符海甯查太學夏重其最著者後查改名愼行登第趙竟廢置終其身

崑山鉅族在明時推戴葉王顧李五姓迨入
本朝東海氏兄弟貴而前此五姓則少衰矣邑人因爲
語曰帶葉黃瓜李不如一箇大勃薺以帶音同戴黃音
近王瓜音轉顧薺音近徐故俗諺云爾
嘉定侯廣成峒曾舉進士歸其太常公欲令謁唐叔達
先生而適晤叔達於友人所與言之叔達曰勿遽來不
佞叨居父執相見時宜有言爲贈當預思所以訓戒之
者又太倉太原王氏亦叔達之世交也當煙客奉常官
京師日叔達過其家諸公子迎之入至廳事南向坐諸
公子設紅氈毹拜之不爲動拜畢摩諸公子首曰汝父

遠宦京師好自讀書勉之諸公子侍立唯諾叔達乃徐徐曳杖而起蓋叔達以前輩自居視故人子弟不異已之子弟也柳南隨筆謂人情澆薄朋友一倫幾絕如叔達先生二事以今日視之亦何啻羲皇以上乎信然

常熟陳司業祖范屢困場屋嘗作別號舍文頗極詭譎是年竟中式辭云試士之區圍之以棘矮屋鱗次百間一式其名曰號兩廊翼翼有神尸之敢告余臆余入此舍凡二十四偏袒徒跣擔囊貯糒聞呼唱諾受卷就位方是之時或喜或戚其喜惟何爽塏正直坐肱可橫立頸不側名曰老號人失我得如宦善地欣動顏色其戚

惟何厥途孔多一曰底號糞溷之窩過猶唾之寢處則那嘔泄昏忳是為大瘥誰能逐臭摇筆而哦一曰小號廣不容席櫓齊於眉牆迫於跖庶為僬僥不局不脊一曰席號上雨旁風架搆絺絡藩籬其中不戒於火延燒一空凡此三號魑魅所守余在舉場十遇八九黑髮為白韶顏變醜逝將去汝湖山左右抗手告別毋掣余肘

趙宮贊秋谷青州益都人也乾隆戊午北平黃崑圃先生任山東布政黃固素重秋谷者會益都令某來謁黃語之曰趙秋谷先生君管內人也其詩文甚富盍請於先生持其草以來俾予得一寓目乎令歸即遣一隸持

牒往趙故善罵得牒益大怒詬令俗吏并及於黃黃親爲其門生陳見復述之

柳南隨筆云前明時縉紳惟九卿稱老爺詞林稱老爺外任司道以上稱老爺餘止稱爺稱老爹而已今則內而九卿外而司道以上俱稱大老爺矣自知府至知縣俱稱大老爺矣又舉人貢生俱稱相公即

國初亦然今則並稱太爺矣康祺按王氏生乾隆朝其稱謂如此已譏其僭越今則京官四品以上外任司道以上無不稱大人翰林一開坊六品亦大人編修得差七品亦大人外任加道銜即稱大人三品銜更無不大

人知府無加銜者以至知縣皆稱大老爺佐貳六品以上即大老爺舉貢生監無不老爺甚至屠沽市儈捐道銜則大人矣捐六品銜則大老爺矣關內羊頭職方如狗稱謂之僭更何足言

進士鮮有至六十年者康熙己未進士至乾隆己未猶在而得與後輩稱前後同年者有兩人焉一爲益都趙贊善秋谷執信一爲黃岡王僉都西澗材任時西澗年八十有七而秋谷亦年將八十矣王重聽趙失明兩公耳目各廢其一而皆不廢吟咏云

滿州博晰齋乾隆壬申進士由編修外任府道改官兵

曹博聞彊識於京折掌故氏族源流尤能殫洽晚年頗放布衫草笠泅迹長安僧舍酒樓醉輒題詠灑如也人有叩其姓名者答曰八千里外觀察使三十年前太史公又云十五科前進士八千里外監司

史文靖公康熙庚辰年十九館選後歸娶繪玉堂歸娶圖徵詩其門人錢唐袁大令枚題云愧作彭宣拜後堂絶無衣鉢繼安昌算來只有歸迎事曾學黃粱夢一場

徐中丞士林陳臬吳中時手撰一聯云看階前草緑苔青無非生意聽牆外鴉啼鵲噪恐有寃魂洵藹然仁人之言凡內外問刑衙門皆當懸諸座右者也按公初入中書時有

句云歸來惹得山妻問作久薰香近有無可知世上通
人當年少不羈不必貌為道學及事權在手又必思自
盡職業發抒其耿耿之初心公官至巡撫循績四
播三吳父老至今稱之梟署一聯蓋言為心聲也

臺灣林爽文之變連城告陷諸羅夙無城郭賊百計環
攻士民立柵固守百餘日卒不得逞衙署民居咸獲保
全事平
上特旨旌獎
賜名嘉義縣按諸羅前曾陷賊此紀五十二年事

尤西堂作艮齋雜說釁俗蕪陋余少時嘗逐條細評可
議者幾什八九其自序謂聖人贊易有說卦傳雜卦傳
合而言之故名雜說尤為謬妄之至

今泰西各國使臣與
中國諸公卿宴會席間必有祝詞以堅和好大約互褒
其主兼及其臣不外禎祥福壽之語按此風唐代已然
郭令公與回紇誓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
兩國將相亦萬歲此其濫觴也

郎潛紀聞卷十終

郎潛紀聞卷十一

鄞　陳康祺著

葛壯節公父子繼世忠節前卷紀之頃讀先師徐柳泉先生文集有書公年譜後一篇尤爲詳晰公自號凌臺分字二公子長曰以簡字小凌季曰以敦字小臺公殉節後

宣宗震悼始用一品例賞世職復以文武二舉人分賜二公子及歲

召見竝命入官小凌官甘肅同知小臺官湖北守備二公子皆骨鯁有父風小凌以不肯媚上官被劾

宣宗念公忠烈寢其奏不行小臺以安陸營守備擢都司擊河南潰賊有功

文宗賞花翎咸豐五年與賊力戰殉難隨州

上命以遊擊例優卹即前卷所稱銀鎗小葛者也先是

山陰宗侍御稷辰爲公建專祠既成請匾額

上書忠藎可風四字賜之至是請祔以敦祠中

上復俞允

國家軫念死事之臣若斯其厚凡爲臣子者所當觀感而奮發矣又公自贊小影云外貌桓桓中心烈烈智勇兼資萬人之敵亦見先生書後中先生蓋謂惟公實克踐其言云

滿洲氏族以八大家爲最貴一曰瓜爾佳氏直義公費英東之後一曰鈕祜祿氏宏毅公額亦都之後一曰舒穆祿氏武勳王揚古利之後一曰納喇氏葉赫貝勒錦台什之後一曰棟鄂氏温順公何和哩之後一曰馬佳氏文襄公圖海之後一曰伊爾根覺羅氏敏壯公安費古之後一曰輝發氏文清公阿蘭泰之後凡尚主選婚以及賞賜功臣奴僕皆以八族爲最云

句容笪侍御重光直聲震朝野嘗劾明珠余國柱二相國棄官去不知所終嘯亭雜錄稱其隱甘肅漢龍山爲道士年九十餘猶在自稱繡髮眞人果有其事可與金

壇蔣修撰逃往四川峨眉山終老畸人異迹先後同傳

已

乾嘉承平之際風雅鼎盛士大夫文酒之暇多嫺習畫理法時帆祭酒式善嘗作十六畫人歌曰朱鶴年野雲曰湯貽汾雨生曰朱文新滌齋曰楊湛思琴山曰吳大冀雲海曰屠倬琴塢曰馬履泰秋藥曰顧蒓南雅曰盛惇大甫山曰孟覲乙麗堂曰姚元之伯昂曰李秉銓薌甫秉綬芸甫兄弟曰陳鏞鯀晴曰張問陶船山曰陳均受笙錄之以見一時藝苑之盛其爵里著述則近人文詩集中咸有稱引無俟贅述云亡弟中書君濤瑞篤嗜書畫辨別眞贋百不一

失余嘗屬其編　國朝畫師攷授抬未終而
辛他日歸田終當爲料理殘賸俾成完書也
純皇帝幸灤陽有隨侍太監某滋擾民間時熱河巡檢
張若瀛者桐城相國文和公族子也撫以善言太監愈
咆哮若瀛乃呼役縛之立加大杖直督方恪敏公聞之
大驚曰張某瘋矣亟上章劾奏
上察其情謂侍臣曰非太監恣行不法若瀛安敢爾其
人殊有家風朕甚嘉之因
特旨越七階擢同知而太監遣戍畿輔民庶歡聲若雷
康祺敬按
純皇帝德媲堯舜此不過大度之一端若張若瀛者綏

弱鋤彊其贍識直出制府恪敏公上百僚之底乃有斯
人亦足傳也
盛京
清甯宮藏
文皇帝時糠燈
崇謨閣藏
高皇帝舊履以牛皮爲之舄護以綠皮雲頭又有
先朝所持拄杖皆白木所成制尤樸素
祖宗開創疆土備極艱勞是數物者蓋公劉之鞞琫容
刀非劉宋之葛燈繩拂也

江右李恭毅公湖屢任封圻廉能軼衆鎮撫粤東值海盜充斥公簡練將士冒涉波濤未踰年擒盜至數千人公但誅首惡餘悉貲遣之曰此亦吾民何忍使攖白刃也盜皆感泣改行時輿誦云廣東眞樂土來了李巡撫强盜肯回心百姓不喫苦

咸豐三年戸部尚書孫文定公瑞珍奏請捐納舉人禮部侍郎陶樑請仿康熙年間例報捐生員文生每名壹百兩武生減半四年戸部侍郎羅文恪公惇衍奏稱粤東大姓往往聚族而居積有公產請令一姓捐銀至萬兩者將該族子弟每遇歲試永遠取進文武學額各一

名侍郎何彤雲請開各省舉人進士捐免停科之例皆奉
旨斥駁按其時髮捻交訌儲胥浩繁
宵旰焦勞大農仰屋廷臣遂有此苟且目前之策幸
聖明獨斷杜絕權宜二百年取士之大經不容市井販夫得操進退凡屬明經孝秀之科仍學覘躬宜如何稍自標異與
咸豐元年御史王茂蔭奏稱
殿試
朝考務重文義嗣後請讀卷閱卷大臣不論字體工拙

專取學識過人之卷進呈
欽定批明刊發使天下曉然於
朝廷所重在文不在字云云又稱遴選恩貢歲貢請令
學政於當貢之年就各廩生中歷考優等最多者充貢
康祺按原奏凡五條皆甚切要不知禮部諸臣何所見
而全行斥駁也
道光二十三年兩廣總督祁恭恪公𡎴請於鄉會試策
問五道定爲五門發題曰博通史鑑曰精熟韜鈐曰製
器通算曰洞知陰陽占候曰熟諳輿圖情形經禮部議
駁康祺案是時海警初開恭恪此奏可謂識微見遠今

當國諸公求才太切至欲狗屠馬販中儲邊材使節之選何如因時改制仍與儒冠儒服者議天下事也祁疏具在願有心人物色而輝光之

常熟汪太史繹成康熙丁丑進士未及廷對以外艱歸迨庚辰服闋邵青門名陵亦常熟人非長蘅也送之詩云已看文彩振鵷鸞重向青霄刷羽翰往哲緒言吾解說狀元原是舊吳寬汪果大魁天下他卷曾記補殿試之鼎甲謂爲昔有今無如太史者通籍四年至使三百青袍翕然退讓尤僅遇也

順治乙酉豫王下江南殘明諸臣咸致重幣以虞山錢

牧齋所獻爲最薄蓋自表其廉潔也其所具柬帖第一行細書太子太保禮部尚書翰林院學士臣錢謙益尾亦如之其貢品乃流金金銀壺法瑯銀壺各一具蟠龍玉杯宋製玉盃天鹿犀杯葵花犀盃芙蓉犀杯法瑯鼎盃各一進法瑯鶴盃銀鑲鶴盃各一對宣德宮扇眞金川扇弋陽金扇戈奇金扇百子宮扇眞金杭扇各十柄眞金蘇扇四十柄銀鑲象箸十雙右見謙益鄉人柳南隨筆以是爲薄則厚者可知

天生眞人混一區夏銀潢貴戚無非命世之英豪果可以厚幣邀福與王鐸以下諸人何喪心病狂至於此極

泉州李中丞馥撫吾浙時收書極富一時善本齊入曹倉每册皆有圖記曰曾在李鹿山處後緣事須繫羣書散逸人以爲印文之讖然亦達已

本朝衣冠盛事遠軼前代然儒臣中尙無有兄弟大魁者惟西班武科罕見紀載其一家父子兄弟同登鼎甲實不乏人而江南泰州劉氏兄弟皆由狀元起家尤爲榮遇兄名榮慶弟名國慶後皆官至總戎

光緒四年湖南巡撫奏稱湘鄉縣胡氏兄弟五人皆耆壽健存其長朝瑜八十九歲次曰朝瑞八十七歲次曰朝琇八十五歲次曰朝瑀八十三歲次曰朝環八十一

歲按常州吳氏昆弟三人長瑞豐年八十四次載功年八十二次太和年八十趙雲崧簷曝雜記稱爲盛事今湘鄉之胡亦兄弟相去各二歲而同懷五人壽將九十尤爲罕有請

旨旌表按湘鄉爲太傅曾文正公挺生之區咸同二朝由書生至方面偏裨至專閫者附翼攀鱗多著勳伐文正公集中所謂以一邑之人才轉戰十七行省亙古未有者也即以文正一家言之長文正重造吳楚爲中興第一偉人次國潢用團練功起家拜都轉三國華以同知殉難三河

賜謚愍烈四爲今山西巡撫威毅伯國荃五貞幹原名國葆以道員力勤援賊積勞歿于雨花臺營次

賜謚靖毅山川靈淑即一門英傑亦應舒洩無餘矣乃復有胡氏兄弟邁壽龐祺軼五老於堯天媲八士於周室不知是邑形勢若何雄厚魁傑鬱閎多年時至氣動爲我

聖清努力一發也

廣東韶州李繩武本窶人子以貿易起家晚年居然素封矣生平所值多九數蓋其父以四十九歲生繩武武十九學賈五十九歸老凡生九子九女九子納九婦九女嫁九婿無一續娶納妾者光緒元年正月九日其九十生日子女婦婿外有孫十九人外孫男女二十九人

亦奇事已見俞氏耳郵錄錄之以紀人瑞

康熙十七年以四方多事令童生每名納銀四兩得入院試秀才每名納銀一百二十兩名曰餉生經御史奏止見華亭章有謨景船齋雜記餉生二字頗新康祺謂今捐納貢監與正途明經恩廕入監無別不如呼作餉生殊爲名稱其實也又按明福王時縣考童生提學奉功令納銀三兩二錢得入院試康熙間殆沿其制

國初莊廷鉞朱佑明私撰明史一案名士伏法者二百二十一人莊朱皆富人卷端羅列諸名士蓋欲借以自重故老相傳二百餘人中多半不與編纂之役甚矣盛

名之爲累也

國家懷柔百神河神載在祀典每遇防河濟運顯靈經歷任河漕兩督奏於常例外

頒賜藏香復請

錫封賜匾有差夫禦災捍患功德在民固

褒賞所必及也惟近年河工久停而漕船北行沿河挽運督運諸員神奇其說幾乎以請

封請匾爲常似非政體攷黃大王事蹟見池北偶談其人

國初尚在至朱大王卽河督朱之錫栗大王卽河督栗

毓美夫會典無異姓封王之例稱謂亦恐不經況諸臣所據爲顯應者尤誕妄無稽乎按河神助順必先有水族現形河漕各督即迎之致祭其朱色者衆以謂之錫栗色者衆以謂毓美也安得一深明典禮之儒臣俾任秩宗釐正其失

康熙七年六月十七日戌時山東地大震棲霞山震沂水陷穴廣數丈民間有井傾仄不可汲樓臺南北易向者見蒲松齡聊齋誌異按聊齋誕幻其紀述災異有月日必不謬

崇明縣學兩廡先儒中湯文正公栗主時有疏闕蓋五通神爲祟民間被祟之家輒將公栗主私自移請供奉則其祟自絶見俞氏耳郵錄按公撫吳時禁絶淫祀驅

攘左道當時淫昏遁形或以海外爲淵藪而數百年後精靈灝氣猶復赫赫如斯吁可敬也

太祖朝插漢猶爲明用按插漢即察哈爾國時有北察哈南察哈之分此所述林丹汗蓋北察蒙古裔也其主林丹汗頗驕倨致書

太祖自稱四十萬衆蒙古國主而稱我爲水濱三萬國主

太祖不與校嗣

王師西徂卒就俘獲

太宗時與明議和莊烈帝欲我去大號不稱帝而稱汗後知

太宗降心從之莊烈帝忽不可泥於龍虎將軍之稱欲仍以臣禮待我致和局中梗明社爲墟核其時插部偷生蓟西其版圖財稅猛將謀臣豈足擬

大朝之萬一即論發明時局亦已百戰百敗元氣日凋儻赫斯一怒早著戎衣勢必如摧枯拉朽乃我

祖宗遵時養晦猶不惜屈尊修好用以廓保世滋大之規模天與人歸仁至義盡我

朝得統之正成周以還莫與匹配已

太祖皇帝削平諸部始於哈達輝發吳喇葉赫所謂扈倫四國即明人所稱南關北關者也乃以次臣服諸蒙

古至

太宗時凡十六國四十九貝勒畢歸然後收服朝鮮而

塞外莫不享王矣此

開國用兵之次第也其蒙古十六國部落分爲四十九

貝勒者曰科爾沁曰札賴特曰杜爾伯特曰郭爾羅斯

曰敖漢曰奈曼曰巴林曰土嘿特曰札魯特曰阿魯曰

翁牛特曰車里克曰喀喇沁曰吳喇忒特曰察喀爾凡

十五國而其時以察喀爾故太子爲諸貝勒冠亦爲一

國按天聰十年蒙古四十九貝勒勸進亦以察哈太子爲之長分察喀爲二故號十

六國也見

太宗實錄

康熙癸未海甯陳氏匏廬宗伯邦彥文勤相國世倌同

入翰林時文簡公元龍最承

寵眷臚唱日

上臨朝舉手謂文簡曰大喜汝家又添二翰林矣同列

以爲至榮

國家定制凡一產三男者咸予

賞賚紀文達公主修續文獻通攷於祥異攷中變馬氏

之例削去此門遵功令也復於五種筆記中詳列其說

云漢書五行志以一產三男列於人痾以爲母氣過盛

故列之告徵然成周八士四乳而生聖人不以爲妖異抑又何與夫天地絪緼萬物化醇非地之能自生也男女構精萬物化生非女之能自生也使三男不夫而孕謂之人痾可矣旣爲有父之子則父氣亦盛可知何獨以爲陰盛陽衰乎循是以推則嘉禾專車異畝同穎見於書序者亦將謂地氣太盛乎大抵洪範五行說多穿鑿而此條之難通爲尤甚不得以源出伏生以傳爲經也康祺按一產三男之受

賞不始於

皇朝嘗讀明英宗武宗實錄雖一歲中紀載簡畧而凡

直省州縣以此呈報者無不備書惟自
聖朝嘉惠元元一掃曲學之陋纂入續文獻通攷於是
引據古義者永獲遵循矣
兄弟同科登進士者屢見於漁洋蒹塘之紀載指不勝
屈矣莫盛於宜興儲氏康熙辛丑會元儲大文其弟郁
文雄文與之同榜越五年丁未方慶善慶又以同胞兄
弟同捷南宮洵稱佳話
德清蔡氏叔姪相繼魁天下啟傳庚戌狀元升元壬戌狀元故升元紀
恩詩有
君恩獨被臣家渥十二年中兩狀元之句制科盛事咸

以爲寡二少雙矣乃近時嘉定徐氏季和學士致祥中咸豐庚申會元而其胞叔頌閣學士郙越二年同治壬戌狀元及第常熟翁氏叔平侍郎同龢咸豐丙辰一甲一名越七年同治癸亥其胞姪仲淵太史曾源亦一甲一名兩家科第之盛尤覺後來居上已康祺按江浙鄰省文風科目往往相與比肩常熟之翁氏繼德清之蔡而起嘉定之徐則繼湖州之王而起者也乾隆乙卯科會元王以鋙狀元王以銜同胞兄弟也以銜會試第二名

禮部有修明典禮釐正文風之責故秩宗清要非儒臣有宿望者不得竽濫其間

本朝禮部漢堂官不由科目者僅三人一吳恭定紹詩以諸生保舉歷巡撫晉大宗伯一葉侍郎存仁以監生洊升布政使司內用晉少宗伯一李大司馬世傑以吏員出身嘗爲禮部侍郎近六七十年一尚書二侍郎無不科甲中人矣

雍正間李衞田文鏡歷任督撫素惡科目田撫豫時一疏劾科甲牧令數十人適李穆堂制府過汴相見揖未畢即厲聲曰明公身任封疆有心蹂躪讀書人何也田不能堪遂劾李牽連入蔡珽案擬辟乾隆初始奉特旨揃雪尋令佐戶部按穆堂先生再起後復以多保

鴻博鐫官先生立朝剛鯁其屢起屢躓皆爲維持國體不獨憐才愛士之私心雖蹭蹬終身未竟其用而至今百年論定視田李二公何如也

相傳田文鏡爲豫督平越王少司馬士俊適令祥符庭參日田問出身王攢眉囁嚅故作羞愧狀良久始對曰士俊不肖讀書出身某科散館翰林也田以爲刺已怒斥之王知不免回署郎詳請免河南鹻地稅冀見忤放歸田果疏劾時楊中丞文乾方爲布政使司入謁曰王某請免稅邀譽耳公不欲成孺子名盍少緩田諾之未幾楊巡撫廣東郎保薦同往以道府用洊升兩司田卒

代其任以田文鏡之嚴苛明察而王則面加訕誚楊則誘以巽言剛柔抑揚若弄孺子其才豈在文鏡下宜同受

世宗殊眷與雖然上官非文鏡之刻屬吏非文乾士俊之才獲上保身終以忠信篤誠不亢不卑爲正理

仁和趙大司空殿最乾隆四年以祀

太廟慶成燈不當

上意左遷故事內務府有營造率資經費於工部而府員冒濫支銷以爲習慣工部莫敢誰何也會重築郊壇馳道公庀材數工核減府員所估之什九而事集內務

府諸郎羣聚而謀所以去之故有是譴見鮚埼亭集仁
和趙公神道碑敬案
本朝
列聖躬行節儉
宮闈日用之數視前代不過什二三而內務府堂郎中
皆視爲脂膏窟澤相沿積習幾無一洗手奉公之人有
心國計者儻能奏請裁汰內府冗員凡
宮中歲費定爲常經按季由戸部承應則亦愼重度支
之一端也
大司空仁和趙公樸誠厚重謝山偶語李臨川比之漢

內吉唐蕢師德宋杜衍臨川亦以爲然一日公偕九卿
燕見侍坐競談禪
世宗顧問公汝亦能之否對曰臣末之學也
世宗笑曰曷試之卽拈一語公以儒言對
世宗顧謂諸臣曰眞鈍根也
雍正壬子江南鄉試得
旨以安徽學政王公蘭生爲正主考前此未有也按公
畿輔一諸生康熙朝以李安溪薦入直
內廷癸巳秋
賜舉人同與會試辛丑春

賜進士同與殿試
世宗登極授編修主廣東試督浙學移節安徽主江南
試移節陜西以事左遷需代復
特旨留公俟期滿洊佐刑部始卒於官攷公一生侍直
禁近編纂祕書鋒車四馳與文字相終始而
兩朝恩遇之厚亦自無與比肩與卷七所紀互有詳畧
雍正某年元日王殿撰雲錦早朝後歸邸舍約友人作
葉子戲已數局矣忽失一葉徧覓不獲遂罷而飲一日
蒙
召對

上問以元日何事具以實告

上嘉其不欺出袖中一葉還之當時邏察之嚴如此此康祺少時所習聞以誕妄未敢登載後閱趙雲崧詹曝雜記中有是條謂聞之殿撰孫日杏者當可取信且亦可見

世宗皇帝之整飭紀綱陶育臣庶固自寬嚴交劑不徒恃

聖明綜核之長也

裘文達公充磨勘大臣時某省士子用社稷鎮公子泉以爲應議公心知非杜撰而一時忘其出處歸第問公

子麟對以句出國語後於左傳檢得之遂長跪受責時公子已官編修矣公課子之嚴待士之寬一舉而兩善備焉

磨勘之例自乾隆己卯始嚴時磨勘官宮太僕煥文閻侍御循琦朱侍御丕烈朱侍御稽盡心細核指摘較多世以爲魔王蓋借魔作磨也同治癸酉梁京卿僧寶充小磨勘爬剔極嚴主司房考多獲譴人亦呼梁曰魔王至不安其位乞病去

乾隆庚辰順天鄉試鄭儀部忬蔡殿撰以臺同校禮記房所取多宿學如顧奕松馬曾魯趙光照陳彭齡年皆

六十上下時人戲稱爲四皓

乾隆己卯北榜任邱邊氏同宗獲雋者六人士論以爲罕有按邊氏聚族河間已數百載阮宗南北裴眷東西其行輩幾不可復辨己卯同捷六君亦不皆朞功房從之親同治丁卯康祺舉浙江鄉試亡弟中書君清瑞及同祖弟壽祚同高祖弟賡年守瀾亦於是科同登秋賦科名盛事鄉里豔稱白頭父老及見吾高曾者猶誦述門風世德也

澄懷園無恙時二三儒臣儤直多暇各就園中寓廬移花種竹疊石疏泉隨意自命所居題之戶冊以誌雪泥

鴻爪亦佳話也如食筍齋爲黃勤敏公鉞手闢樂泉西舫則程春海侍郎恩澤所題樂泉蓋張文恪公泰開所鑿張文毅公芾自營一室曰鑿翠山房戴文節公熙舊廬名曰矩室皆見嘉道閒人文詩集此外遺文瑣記甚多頗擬勒爲一書藉存掌故蓋庚申以來甘泉夕烽名園茂草談澄懷風景者亦幾如圓嶠方壺縹渺天半矣

國朝謚法惟由翰林授職之員始得冠以文字其官至大學士則雖不由科目亦得謚文惟康熙六年領侍衛內大臣一等公索尼既未與金甌之卜亦不由玉署而來

予謚文忠實爲異數（近時周文忠公天爵亦非翰林漢臣得此尤僅見）
陸平湖以御史贈閣學
賜謚清獻爲小臣得謚之始至馬忠勤公玠以知縣贈
布政使參議强忠烈公克捷以知縣贈知府劉忠節公
欽鄰以知縣贈大僕寺少卿及楊延亮以知縣謚昭節
方振聲以縣丞謚義烈俱照知府例卹則皆出
特恩蓋我
聖朝崇獎死綏不遺微末如此也頃光緒初元彊臣中
有以府州縣官死節請謚者
朝廷偶俞其請遂致臺垣部院援例乞

恩凡爲其親故殉難奏請

予謚者交章累疏兩月不休

兩宮知非體

特詔停止而倖邀易名之曠典已不可枚舉矣

潘文恭公初入翰林以欲覘求銘於紀文達公爲之銘棱棱有骨作作芒取鋻則利顯亦傷繄包孝肅豈不剛我思韓范富歐陽棨文恭少年渾涵端重文達正當以風骨勖之何反慮其過剛殊不可解

道光朝潘文恭公久居揆席而滿漢四相公其三人入詞林時皆文恭教習門生一鶴舫相國穆彰阿一獻山

相國覺羅寶興一海帆相國卓文端公也公有詩紀盛云翰苑由來重館師卌年往事試尋思郎今黃閣三元老可憶槐廳執卷時穆相以爲二百年來所未有

文官重賦鹿鳴重宴瓊林者屢見紀載武科雖亦有重赴鷹揚宴之典而見之例案者僅嘉慶十五年陜西巡撫奏朝邑武舉藺廷薦係乾隆庚午中式現在重遇庚午科奏乞

恩施奉

旨賞千總銜重赴鷹揚筵宴蓋儒臣耆德林下頤年幸遇科甲重周必有故吏門生爲之端牘乞恩賦詩紀盛

故其事易於傳播若夫白頭故將老廢田間子孫則樵
不知書舊部則投戈星散即躬享上壽再值紫光獻技
之年恐伏櫪自悲亦不冀
朝廷有此曠典而地方有司更無過而存之者宜舉報
寥寥矣
甘泉朱抱經重慶善詩古文與全吉士謝山交最深謝
山寓揚病危急主抱經家參苓之資抱經竭力爲之不
愧良友見阮文達廣陵詩事唯吾鄉老輩皆謂謝山病
寓維揚時賴馬秋玉兄弟經營醫藥謝山門人蔣樗庵
編纂年譜亦未著錄朱事抱經一寒士風義如茲較昤

瓏山館主人尤爲難覯未可任其湮沒也

儀徵武進士楊愷康熙間受知

聖祖召入南書房與何義門蔣南沙諸公同校書史後

提督兩湖頗著勳績入爲鄒枚出則褒鄂文經武緯亦

本朝希有人物已

雍正七年浙江督撫奏進湖州民王文隆家萬蠶同織

瑞繭一幅長五尺八寸寬二尺三寸天然成就不由人

工廷臣以爲瑞應請宣付史館

詔不準行

蘇郡惠元龍徵君舉鴻詞科籍吳縣半農學士則起家

長洲諸生定宇先生初爲吳縣諸生後改元和籍一家祖孫父子鄉貫不同蓋居省垣及二縣同城者墳墓田廬綺交牙錯本不能爲之限斷也

王雁汀制軍慶雲勃海圖說擬於隍城石島之間駐水師將領一員登州金州南北兼巡內防盜匪外懾夷人與康熙朝嵩祝請登州水師巡哨金州鐵山之說頗足相輔蓋兵家護背之義也

郎潛紀聞卷十一終